

詩

劉榮恩

給 蔭

詩

劉 榮 恩



私 人 藏 版

60552

劉榮恩詩集(私人藏版)

十四行詩八十首(私人藏版)

五十五首詩(私人藏版)

詩

私人藏版限定壹百本

此本爲第 4 本

849

831-3-5

vii

詩 目 錄

卷 一

埋我的心靈	1
挾在回憶底書裡	2
城門	3
傍晚散步	4
在夜裡看了你一眼	5
康偉良：1942	6
全是枉然，徒然	7
湘水渡	8
懸賞：尋回憶	9
岩石，岩石	10

卷 二

悲哀人的遺囑	13
回來啦	14
有人在我心裏	15
多餘者	16
我聽見陣陣的哭聲	17
他還得要死	18
脚印	19
無題	20
生命便宜	21
有出賣眼淚的嗎？	22

卷 三

無美無艷的春天	25
---------	----

viii

他們留下我	26
告別了	27
過路客	28
一陣春風	29
傍晚的第一顆星	30
我怕用一個比喻	31
做個客店	32
戀愛	33
寫給未生前的陶陶	34

卷 四

「憂愁屋」	37
春雨黃昏的街道	38
處處靈魂的故鄉	39
南國懷蔭	40
春夜下雨了	41
泉水	42
圈在城牆裡	43
等着黃昏	44
上海濛濛細雨	45
寂寞嗎？	46

卷 五

翻一翻法帖	49
暮雨	50
香山夜雨	51
北海五龍亭	52
泰山頂聽雨	53
好個小伙計	54

卷 一

埋我的心靈

我得要埋我的心靈了，
不能讓他暴露在路旁。
怎麼埋呢？

用意念埋他，
哲學，明慧的書一樣
純粹，白羽毛般的意念。

用淚埋他，
像雨水埋溪裏的鱈魚
澆澈，聖者的靈。

用死埋他，
土埋了已死而復活的薔薇子；
顏色，在風中作幼年的飛動。

我得要埋我的心靈了，
不能讓他暴露在路旁，
這樣埋吧！



挾在回憶底書裏

我的心，你要什麼？

一天陰陰的，

一層憂霧底氈子

把春日遮在外面，

把人弄得

魂魄倦累；

把泥封著了思念，

看着萬里的灰天，

嘆口灰土的氣。

把這一天

挾在回憶底書裏，

幾時拏出來；

也不過徒然

增加生底憂慮。

城 門

一座大的城門，
一塊從歷史底大回憶
採擷下來的小回憶。
它會看見過因
眼淚而張大的眼睛；
軍旗馬匹飛着穿過；
難民像牲口一樣爬着…
城樓靠在黑下去的
黃昏天
是一顆印璽
打在民族底頭上。
我一看見座城門樓
便想起當縫紉婦坐在街頭
一條一條的千萬生靈
在它的針眼裡穿過，
像穿過針的線
去縫那一件中國歷史底
直襟大褂。

傍晚散步

傍晚散步
我的思想
是一條古河
輕便的流着，
沿岸有老得癩腿的水城，
有頹圯的山頭軍營，
有求乞的破廟；
身上負着
有戲子般打扮的畫舫，
輕快的脚划船，
河船的大眼睛；
有時挾着浮屍，死魚，
發綠的爛船片，船夫的破鞋；
可是，今晚我的思想格外
爲古今愁着，
太難受了，哭不出來。

在夜裏看了你一眼

九江，
我只是在夜裏
看了你一眼，
因為船在那時才
泊了你的碼頭
你這柔順的
到揚子江邊
擎盞杯來喝水的九江！
你用一股溫存的夜晚胸懷，
怎的沒日沒夜的
打攪我呢，
叫我思念你
像我思念我的故鄉！

康偉良：1942

微笑着輕輕的來
微笑着輕輕的走
怕沾上世界的醜
怕蹂毀天下的美

輕得像一粒火星
飄在靜夜的天空
去尋找可燃燒的
許焚了千萬個城

全是枉然，徒然

我發見你愛她真誠，
這有什麼可誇揚，
不是蛆虫也這樣，
比你愛得更長，更深，更紅。
 惟有這才是千真萬確，
 其餘的全是枉然，徒然。

棺材抱着她，
坟墓又緊裹着棺材，
在永恆的黑夜裡
摟着人家的情人。
 惟有這才是千真萬確，
 其餘的全是枉然，徒然。

在死裡想必愛是穩健，
却開了一個大玩笑；不久
你的土抱着在親
另一朝代女人的骷髏。
 惟有這才是千真萬確；
 其餘的全是枉然，徒然。

湘 水 渡

他們要走了，要走了。
我要送他們去，
挾了書，撐着傘，
跑到埠頭。
湘水已經蒙上了
白的雨水；
細看，雨水在
刺着湘水的綠心；
湘風刮着桅桿上的繩。
抱着書，抱着傘，抱着桅桿；
渡着雨水的湘水，
去送雨中的朋友。
他們要走了，要走了。

懸賞：尋回憶

你知道我要難受的，
爲什麼你要向我說故鄉話？

這裡那有故鄉的青色，樹，
道路，郊外，像懷念般的船隻，
喜鵲飛過重重暮色下的寺院，
母親說：「我只有你們幾個孩子，」
美麗的美麗，母親的故鄉話——

我同時在懸賞着回憶，
也隨便把回憶種在陌生人的心頭。
大部份許是丟失的回憶，
被一個浪子浪費在異地。

爲了我是一個浪子的緣故，
你再說一句故鄉話吧；
也許鄉音可以救我一次。

岩石，岩石

我的心充滿了情緒
有像懷够了孕的夏雲的劇痛，
我的心因情緒而塞著我的喘氣，
因要爆裂而且夜困苦。

我却流露不出來，
一切都成了岩石，岩石。

天，使我的心純潔！
水晶般能射出各樣的靈景！
見底的清水流；潮水奔；
空氣，顏色般渲染全宇宙。

這是我的禱告：
這是求個未有的奇蹟。

卷 二

悲哀人的遺囑

天亮帶來恐怖
懼怕張着在夜裡；
白天嘆息，
晚上掉眼淚；
春天沒有花朵，
沒有蘋果的秋天：
留下一片荒蕪的山谷，
傳給你們活的人。

回 來 啦

眼睛！

伸出來的手！

在眼睛裡一陣苦歷靈境的光亮，

手，合起來哀求過的；

腮，眼淚所滋潤過的；

把整個宇宙攪擾過的心靈。

我在一秒鐘的當中

全佔有它們。

眼睛從沒有這樣亮過，

手，腮，心靈，從沒有受過這樣的歡迎。

友情的甜蜜(許多都是不認識的人)——

倦乏極了的放心

進入了故國的港灣。

叫我怎麼好呢？

咬着下嘴唇，嚥着眼淚。

有人在我心裡

有人在我心裡
種下了一顆草
一顆憂愁草
在一個早晨

有人在我心裡
踩了一個脚印
一個灰色的脚印
在一個早晨

有人在我心裡
放了一個鐵鎚
一個鑰船的鐵鎚
在一個早晨

有人在我心裡
掉下了幾點淚
我無能的愁了
在一個早晨

多餘者

近來我更不懂得我的生活，
憂慮，孤獨，徨徨，恐怖着。
我好像是個多餘者，
畸零人；
負担着不必需的無聊，勞心。
我一定要躺下來
把我醒的生活夢走——
是，夢中打發走了吧。
可是，我的害怕和希望也在這裏：
希望的是美夢，
害怕的夢魘，
但是夢魘比美夢多得多。
天呀，我日夜沒有安慰，平靜，
白天，晚上依舊輪流着嘲笑我。

我聽見陣陣的哭聲

我聽見陣陣的哭聲——
小孩子哭着，孩子，少年人，
母親，妻子，抖擻的父親
我不知道他們爲什麼哭
陣陣的哭聲，我又聽見，
早晨，白的下午，星夜
靠着門框的母親，希望着沒生。
我不知道他們爲什麼哭
又來了陣陣的哭聲
我在街上轉着轉着
左右四方的打探
不知道他們爲什麼要哭。

他還得要死

人是生下來叫人打的：
他們還他衣服和鞋，
給他一個名字。
他還得要死。

人是生下來叫人打的：
他不知道他只知道痛，
他也不會說話。
他還得要死。

人是生下來叫人打的：
他學會了把心放進鞋裡去，
把手指塞住耳朵。
他還得要死。

脚 印

我留下一個脚印
在許多脚印上
我發現有幾個新鮮的脚印
脚印旁生着花

我留下一個脚印
在許多脚印上
我帶來了我的黑泥
來滋潤那脚印旁的幾朵小花。

無 題

不論是喜鵲，烏鴉，
預報的是什麼？
早晨只是白的恐怖騎着陽光邁步。

中午放在十二點鐘
懼怕趁着脚步聲，
鍋碗聲，佈置一桌菜的筵席

當黃昏點燒了西窗
恐怖像影陰
拖長了尾巴，打着沒落下的塵土

月像具海裏的浮屍
飄在夜風裏
透進我每個毛管，海的冷水。

日夜在戰慄中，
像隻活拔了毛的雞
向着黃昏的森林竄去。

生命便宜

生命便宜，
美麗貴；
那裡有崇高底估衣街，
買匹美麗、過個寒冬？

生命便宜，
美麗貴；
活到落齒駁背，
只讓美麗掠過一傍晚。

生命便宜，
美麗貴；
撒下生命
我到處涉水越嶺的找美。

有出賣眼淚的嗎？

你不知道，
有一天
你要眼淚，
眼淚卻沒有！
你求着像求個神蹟。
一滴眼淚，
一滴眼淚，來掛在眼角，
來涼涼我的心田。
有出賣眼淚的嗎？
一宇宙的生命，
換一滴眼淚。
那知道有一天
眼淚是需要央求的，
求着還是沒有。

卷 三

無美無艷的春天

沒有平靜，
沒有平靜，
這個無美無艷的春天。
樹林是發狂的野人，
踢起土來，
拔着自己的頭髮。
土在追趕着星，
把太陽嚇得銀白，
屋角在呻吟着世界的老病。
天津城
獨自很嚴重的在玩，
撒了自己一頭的土。
說着帶土的話，
念着帶土的書本。
就說是已經埋在土裡
還不得靜。
這個無美無艷的春天。

他們留下我

濛濛亮的時候，
我醒來，
我發現我已經死了，
埋在黎明的寂靜中。
這是我生活
第一次的孤獨。
他們留下我
在孤獨的黎明醒來
沒有人來陪着
我的孤獨？
我死了。

告別了

我累了，我疲乏了，
去躺在床上
睡一覺；
不，又是夢魘，
又得再醒來：
不如
栽兩株白楊，
圍一圈松柏，
掘一張七尺狹床在地上；
在黑暗裏
永久斷絕了早晨的醒，
長夜的夢魘。告別了，
心痛，掛慮，惦念，憂傷…
我就因它們而
累了，我疲乏了。

過路客——寄葆宇

頭髮裏有樹葉，
身上有海草，臉上有雨，
眼睛裡充滿了夢——
『過路客，你上那兒去？』
『不知道，我在尋找呢。』

頭髮上有雪
身上有路上的土，臉上有淚，
嘴唇旁躲藏着微笑——
『過路客，你上那兒去？』
『你不看見，山谷那面的城！』

頭髮上插着野花，
身上青草的味道，臉上有池水，
手輕輕的倚着手杖——
『過路客，你上那兒去？』
『不知道，可是快到了。』

一 陣 春 風

來，讓我們憂傷吧！
趁我們還有氣的日子。
太陽沒有下山前，
山前會多添一座野塚。

萬物的根長在土裡，
土始終勒索着要我們歸土。
早晚要去躺進它的胸懷，
千萬代的人混在土裡。

這一點土是莊周，
那是秦始皇，那是昭君，
這是無名的乞丐，聖者，
一陣春風，揚了滿天的歷史。

來，讓我們憂傷吧！
趁我們還有氣的日子。
太陽沒有下山前，
山前會多添一座野塚。

傍晚的第一顆星

春風，你又來啦？

我那裡得罪過你，

你叫我想起

我已經落魄得無可奈何。

只是一陣風吹蕩着

傍晚的第一顆星：

這不祇要我難受一黃昏，

還會打攪許多新舊朋友的心。

我怕用一個比喻

蔭，我該怎麼說才好呢！
我親眼見過海底成了山頂，
岩石非但爛了，還流動着；
我怕用一個比喻來說，
我怎樣愛你。

蔭，我該怎麼說才好呢！
少年人的盟誓成了閉了眼的燈、
情愛成了談話的笑柄；
我怕用一個比喻來說，
我怎樣愛你。

蔭，我該怎麼說才好呢！
大自然和人一樣的不忠誠，
愛情同我偷偷的躲藏着哭了。
我怕用一個比喻來說，
我怎樣愛你。

做箇客店

我的心像一朵烏雲
被西方來的暴風吹趕，
我的心像個少年的
情人低聲的哭着。

憂愁的心，我的心，
我無從來照顧你：
可是我不會離開你的
我的肉體累贅你？

你是想家嗎，我的心？
借我的肉體做個客店，
可是我不會離開你的，
我只能盡我主人的本份。

憂愁的心，我的心，
我無從來照顧你，
我的心像個少年的
情人低聲的哭着。

戀 愛

戀愛是一陣汹涌上心的熱。
搖籃是在眼裏，
它的獵狩場是嘴唇的角，
它滋養在微笑中，
活在你我的氣間，
喜歡漫步在晨曦，
傍晚的顏色裡，
深夜的密林露水下。

戀愛死了。
搖籃是無邊際的海，
打圍場是每個至小的言語，
舉動，它靠着嫉妒仇恨而活，
打了一個半空的致死的勳斗，
就死得無形無踪；
許在詩人的假痛苦的詞句中
踢了一腳。

寫給未生前的陶陶

從神秘裡來的神秘
我們在等候着你第一次的微笑。
那陣笑將來要
減輕每個重担。
來，小商人，
帶來無名的運命，
來享受我們火爐的溫暖。
有時雨太大，
你不在乎吧？
同我們走着世程
你會寂寞的在衆人當中，
但是在黑夜裡有手緊握你。
來吧，小的，
踏在眼前，
花般開的山岡，
等着我們呢！

卷 四

「憂 愁 屋」

給我滿天的烏雲，
一片灰色的湖面，
站在哀慟人的中間；

輕輕的
搖着回憶底枯樹。

天天收着它的子
去移種

這回憶底種子，
用眼淚澆灌。

長大了
好爲我搭一間

「憂愁屋」

讓我過餘剩的歲月；
看着滿天的烏雲，

一片灰色的湖面，
點數陣陣帶雨味的風。

春雨黃昏的街道

一條春雨黃昏的街道，
兩顆充滿了劇場悲劇的心。

我們聽見一陣小小的聲音說：
『生活會無聊到這樣沒有意思！』

我攙她跳過一片小水塘，
彼此緊握了一下手，只有這一陣溫暖。

一條春雨黃昏的街道，
兩顆充滿了劇場悲劇的心。

處處靈魂的故鄉

名字，名字，

處處靈魂的故鄉：

不管是江，湖，小村，關，鳥，寶石…

甚至於人的名字，

認識的，夢見的，

或者耳聞，唸過的。

「不醉毋歸小酒家」醉在旅程上，

天天同垂柳哭着的「莫愁湖」，

古老的家，榮耀的人們，

名字充滿了民謠，故事

長得像江，香得像回憶中的春，

蘇州，廬山，松花江，鸚鵡，

峨嵋、函谷關，岱宗，瀟湘，

長安，揚子江，杏花村，太湖，

陽關，雁…

回憶伴着古人的回憶

留戀，回嚮着半忘，老遠的回憶；

我的心飛；腳累了；

坐下，在黃昏親着溫暖的回憶。

南國懷蔭

香港從沒有
感覺過更憂切的心，
更沉重的步聲；
着急的心，
沒有一盞燈在它黑的山坡上
燒的更亮；
『有船嗎？有船，北洋班？』
夜裡氣塞得受不了啦！
上渡輪到九龍去，
渡來渡去在半夜。
我只要一隻船
載我回去。——
這裏的海水
許連着北國的海岸！
讓我親它一下。

春夜下雨了

聽，什麼都豎起了耳朵，

聽着，聽着，

春夜下雨了。

每一滴雨

像魔法師的一點，

在回憶底丹爐裏

跳出

要酸心

擠淚的往事。

下着吧，下着吧！

過往的事

已經被回憶美化；

而且今夜

不知怎的

就是眼前

濕鞋的聲音，

也成了美化的回憶。

春夜雨下得格外的靜。

泉 水——寄宗岱

你有什麼
向我要說的，
泉水？
陽光，山岳，蔥鬱的樹林，
在最是動人悅目的時候
你引我來
坐在你旁邊，泉水！
有什麼愁，有什麼恨
有什麼怨？
在名勝處遊玩
我一聽見泉水的聲音，
我就停止了，去尋找。
有什麼
向我要說的？

我似乎聽見
泉水在我心的深處流。

圈在城牆裏

我喜歡南京城。
鄉下和城市
圈在一座古城裏。
我愛的還不僅是
綠草，水田，低的山頭，
熱鬧的夫子廟，小火車，
秦淮河的初晚，
却是有許多關於
母親，父親，朋友，
和自己的回憶
牢牢的
圈在半鄉半城的城牆裏。

痛苦在那裡，回憶也在那裏。

等着黃昏

我等着黃昏像等着失了的情人；
不單是黃昏的紅雲的田野，
黃昏的聲音，
孤獨，溫柔，
悲劇的幕落下後的情緒…
是，黃昏進入我的心靈，
黃昏醉，懷黃昏病的人，
（我成了黃昏，黃昏成了我。）
我飄蕩在黃昏底海裡。
黃昏的吻是秋味的，
我心所期望的國域來了，
很遠來的國域——
伴着西山寂寞的落日。

上海濛濛細雨

你記得下濛濛細雨的天？

我記得有一天
在上海，
上海濛濛細雨的黃昏。
滿窗霧氣
霞飛路小俄人的
咖啡館，
有彎曲，洋榆的馬路，
引到濛濛細雨
電影院濕的門口，在正月，
暖和的身子，潮濕的鞋和地——
今黃昏
在心裡那陣
上海的濛濛細雨下着，下着。

寂寞嗎？——寄阿姊霖君

你問我：星期日
下午三點鐘寂寞嗎？

我說：一方黃玻璃紙貼在
西牆，藍破布帶子
刺在鐵絲網上顫抖着，
一臉無情感的天，我躺在床上。

卷 五

翻一翻法帖

這樣線條，這種小徑！
它們遨遊靈府底美景。
這是靈魂的
純美
從筆尖上逃跑了出來，
帶來了遊牧，漂泊的美艷；
有骨有肉的，
從隱蔽了的幽徑裏出現。
幽靈在天程着晚霞；
苦行的禮拜；
金龍在舞着天地之間；
一曲歌，用黑色對唱着金，銀，紫，黃…
它們來溶化親屬的靈魂在丹爐裏。
蒼穹和人間世的姿色…
拏什麼比，拏什麼比，
它們那遊牧，漂泊的美艷！

暮 雨

我有一朵花
長在我回憶底草原上——
一座廟的樓閣的一角，
密林中的一彎黃江水，

百來支桅桿，一個水埠，
一陣暮夏的暮雨。——
我有一朵花，
長在我回憶底草原上。

香山夜雨

山間千萬斤重的驟雨，
半山廟中打着鐘，
孤店的藤椅，
西山苦鳴的天：
這些東西創造出來
只是爲了使我今夜
在香雲旅社憂鬱。

爲什麼呢？

寂寞的路我走過，
飄過寥落的海，
過了半世冷靜的生活：
就是眼淚也不能
給我一個答案在香山。

北海五龍亭

瓊島
像蹲着的
一條大黑龍，
浪是黑的，
風緊，
(白布單拍拍的響)
水帶着嚮的接吻親在石塊上，
半夜十一點半；
(伙計直打呵欠
顧不得水的
害怕)
天是一片大黑浪，
在五龍亭。
那五條龍
緊盤在我的心上
向我
訴愁
有一天晚上。

·泰山頂聽雨——寄鴻昭

一路美的風景，
叫我疲乏了在薄暮；
那時找個空兒
來想想才好，
在泰山頂上。

「明兒早三點叫
你們
看東海日出！」

朦朧中
聽見大雨聲
打在房頂上，
老遠有人喊：
「天下雨
不能看日出啦！」

正好，
躺在被窩裡
聽泰山頂下大雨
想一路上山的美的風景。

太陽還是不出的好，
不然；
那裡有這一點
叫人隱隱痛的回憶。

好個小夥計

——給 仲鴻，浩，小平，羅平，慎銘

這個深悠
地根般結實的憂鬱，
是什麼？
說是早死的風雨標記？
一生下來
就死下去，我。
你不知道？
(窗外陣陣喜雀叫)
一年一年的死下去
死到現在。
拏發亮的金子
你用斗量給我的是什麼？
够了，够了，
加一勺，加一勺，
好個麵舖的小伙計！
掌櫃的不願意，
賣主又嫌重，嫌累，嫌不好。
一勺一勺的加，加，加…
抗得滿身大汗，
自己也用不着這些玩意兒；
反正路是伸進
黑森林裡去的。

抗到裡面
等不到喝口什麼的功夫，
就倒了。
森林的葉縫兒裡
也跳着
夕陽或
晨曦的
光——
給化子的一分錢：
還是冥鈔，冥鈔。
不用說什麼，
說什麼？
悶在肚子裡
等到人靜，
等到沒人在周圍的時候，
來一個Hamlet 的獨白，
自己張張胆，
自己張張胆；
再抗一會
小伙計惡意的善良。
腿酸，
腰彎，
來個瑰麗的大死；
說是不可能的。
來，來，
同地球在一聲口嘴兒間
一同化成氣消滅。
也沒人在乎。

好一陣涼快！

日 西 月 八 年 六 十 卅



